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二

學文堂文集不分卷（經義 解 議 辨 讀 評 說 序） 陳玉璣 撰



夫椒山人陳玉璠磨明著

經義

大學石經

大學經文一章所謂修身以下傳文四章此大學古本也克明德以下傳文六章既概以為錯簡取

心之又以聽訟章為釋本末又以此謂知本

致結語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夫本末既

先後及定靜安慮何不釋也若以格

學文堂集

經義

文則終始先後定靜安慮之不釋亦

缺耶况此謂知本二句古本與經文相

知知所先後及修身為本文氣原未嘗少缺

顧截經為傳反謂其有缺何哉至石經大學與古

本已不侔較之今書序次矛盾更甚然細玩其文

義則前後本自一氣渾然明明德節後即古之欲

明明德節知止節在黃鳥節後則知止節正釋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節在此謂知之至節後則物格

節正釋致知無所謂格物所謂致知云者以經文

致知在格物工夫原無次第故由格物遞釋至致

知文多相互也下章釋誠意又下章釋正心又下

章釋修身又下章釋齊家又下章釋治國又下章

釋平天下於所藏乎身不恕節下博引詩書以釋

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咏嘆之淫溢之結以沒世

不能忘此固大學端本博施致治之極功意旨甚

為完密寧必重加訂正哉蓋大學本無經傳之別

以分為經傳亦止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二節

六餘皆傳也物有本末節知止節原釋格物

學文堂集

經義

節其本亂節物格節原釋致知故其傳文

和物致知邇而至治國平天下又邇而至明明

德新民止至善於經之應釋者遞累而上之理悉

該通也自古本以知止諸節為經而宋儒更以聽

訟節之釋致知者為釋本末於是格物致知詮釋

實最詳反謂其義已亡而後學并疑終始先後定

靜安慮亦當有釋大學幾為不全之書矣嗟嗟聖

賢遺典所以明道錯綜繁簡非可以儒生章句之

學斷也其文固多缺者亦有不缺者缺者以



屬之不缺者以已意裂之所由有秦焚書而書存  
漢校書而書亡之說也然子輿氏不傳之統曠千  
載而宋儒承之其編正經傳自當別有神悟古人  
之傳本且不足取信又安容後學致疑哉

學文堂集

經義

三

大學

大學一書唐以前列之禮記中在六十卷次于中  
序至宋尊之謂為曾子所作朱紫陽謂人宜先讀  
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及孟  
子中庸以愚論之先讀論語論語之末章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  
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則直接論語此章大學  
在明明德則直接予懷明德謂為孔子之遺

宋儒以大學為曾子所作中庸為子

學文堂集

經義

大

學非曾子作皆為孔氏之書其言非  
始魏正和中詔諸儒考正古經虞松述賈逵

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  
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中  
庸皆子思作也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  
歆其表出者皆秘府之藏五家之儒皆不得見逵  
官中秘著禮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于時鄭  
衆與逵齊名而馬融獨推逵解最精逵解行于世  
衆解遂不行故逵言學庸皆子思作為可信也二

善者言慎獨則一人之作無疑鄭玄疏云大學爲曾子作則十目所視節何以又云曾子曰蓋子思得統于曾子而述其言以明慎獨之義故後世說大學爲曾子作而實非也

學文堂集

經義

大三

致知在格物

大學自平治逆推之至于致知皆由末而反本所以步步收拾到內裏來既至于致知盡矣而又云格物何又說到外面去也王塘南先生曰此正大中至正之學所以異于二氏也假令推本極于致知而不言格物則其弊將有遺物而淪于空者矣夫物者何卽意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者正修齊治平是也故曰物有本末格物者

學文堂集

經義

勿誠正以修身格其物之本也自修者否下文詳釋誠正修齊治平正詳言格之事也夫舍誠正修齊治平則知無可致之實舍致知則誠正修齊治平無從出之原矣物無內外格之之功無內外者也知周萬物亦無內外者也舉要言之猶曰古之欲平治齊修正誠先致其知而致知卽在于誠正修齊治平云爾此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聖學復何疑焉一說到致知更無有甚先者就在物有本有末處一一羅列眼前從

中格去王陽明云朱子所爲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止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爲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陽明以爲學必首致格是詳宋儒之所未詳而必致辨于紫

學文堂集

經義

知三

陽豈以致良知爲有異于卽物而窮理乎夫良知天理也致良知非卽物而窮之何以致乎事事物物之得其理者理也致吾之知者心也又安得謂理與心不有二乎蓋大學之必先格物者如求天地生育之理知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者如其不測也如其不貳也吾不能效法其不測不貳卽不可云能事天而事天敢不誠乎若求爲人君爲人子爲人臣之理必堯之爲君舜之事堯舜之爲子方無愧于爲人君爲人子爲人臣也則所

以爲人君爲人子爲人臣者能不出于誠乎如求齊家治國平天下必格乎天下所以不平國所以不治家所以不齊之故而後致其平之治之齊之之理則齊治平有不出于誠乎蓋物猶矩也夫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則前乎此者亦卽物以窮理但紫陽之言多詳于內而畧于外而陽明以其學爲用行之學意見有不同耳有問伊川先生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凡一物止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人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後之學者得伊川之說而力行之則大學在是矣

學文堂集

經義

知三



此謂知本

程朱謂古大學錯簡改次今文愚竊謂釋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新民止至善無此兩字知作書者原不曾立傳也朱子本程子而分釋之既以三綱領八條日分別經旨則綱領條目之外別無名色何又分傳之四章釋本末本末云者將以爲綱領乎條目乎本末既釋終始先後何獨無釋乎若曰終始先後統在本末中則連末亦在本中只宜云釋知本可也

學文堂集

經義

此

何云釋本末乎蓋古大學語氣原無不貫其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于首章之末者蓋以大學之功明新皆當止于至善求止必先知止求知必先致知知之致之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修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未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既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至故曰此謂知之至信乎功夫該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衛武公之切磋琢磨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僖赫喧以進誠意

者止于至善之益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求之人倫日用之實以立新民之本而憚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本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繁引詩書繁趕到此以應轉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胡云錯簡哉

學文堂集

經義

此二

秦晉

傳引秦穆公兆秦之繼周引孟獻子知孟之繼孔  
矣中庸之言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則仲  
尼之刪書而終于秦誓豈非以其善乎按秦本紀  
穆公立于周惠王時去孔子之生五六十一年至刪  
書時已百有餘年夫此百餘年中齊晉魯衛無一  
善三重賢也赦過也敬老也而其智仁明決有人  
君之度俱非一國之規模夫是三善人君之大德

學文堂集

經義

也秦誓一書可以見其槩矣若乃用百里奚即因  
百里奚而用蹇叔怪由余即招由余而用客禮遇  
之峻下野人三百餘人食善馬應死而賜酒以活  
之卒用以解晉之圍其好賢為何如也百里奚年  
七十餘矣蹇叔亦已老而貧賤一聘而為上大夫  
其敬老也其明決也是有天下之畧也與由余曲  
席而坐樽器而食得孟明之後取王官及鄙用由  
余謀而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智也其仁也大學  
引之尚書登之其開國承家豈必待莊襄哉孟子

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之所以過其曆  
秦之所以不及其曆則在仲尼之先天而天弗違

學文堂集

經義

秦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經義

中庸上卷

子思無傳傳即附孔子世家云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因作中庸則中庸為子思作無疑矣又人物考有子思子七卷今不可考而賈逵云子思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禮記列中庸于大學之前譚氏以為大

學文堂集

經義

中

學即中庸之下篇其詳已見于上惟是伯魚之生卒前人云據魯穆公尊子思穆公去孔子七十餘年子思尚存何得言年六十二予釋史記之文自子思之下皆紀年也不復更有所紀子思年六十二之下有嘗困于宋作中庸之文而不言其卒蓋子思于六十二時困于宋而作中庸耳若以為曾見孟子而為年百二十則因孔叢子之書有子思告孟子語因增其年耳史記傳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孟子云未為孔子徒其言皆可信而孔叢

子者孔氏系孫遺秦焚書之後欲侈稱其祖德不

復計其年之遠近即以其門人之說繫之子思之

口耳今觀中庸之書即為孔氏遺書亦非少年所

為乘尊蓋子思六十二時所作其卒之年亦未詳

六十二與百餘歲之說皆可闕而勿論予以為孔

子傳證會子之學會子即傳之子思不必分彼此

也但中庸次序在禮記當如是不必謂其無徵而

宋儒于禮記中提出二書其有功世道人心不小

矣今所存其義以待好學深思者之自悟漢書有

學文堂集

經義

中

子十八篇必大學等書也多採入戴記矣



中庸下卷

注下位不獲乎上定此句起註定今為禮記之第十三卷今詳其言似不必以此告哀公何也孔子事君盡禮語哀公以為人下之道其意何居且中人以上方可語上此節五層只是推出誠之意而為善誠身何能遽告哀公至于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乃此下數章樞紐若入于哀公之問何為以一部說天人性命之義反首明其義于庸暗之主觀家語夫子告哀公者數千言多是帝王治

學文堂集

經義

道且必問而後對彼所問者政也而忽語以為人下為人友為人子之道似非所對矣分之中庸下卷故譚氏斷其為子思之言傳自曾子而述其家學也其學問思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俱是參也魯故以此語之也上卷之義首慎獨下卷之義首誠身其慎獨也必先凜凜乎天命其誠身也必先凜凜乎天道上卷從中和而終之以問政下卷從誠明而終之以上天之載蓋道備天人之蘊矣學者可不察哉

執其兩端

或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者提掇其過不及以酌于中因以用之于民而使之行也問此執與湯執中何如曰舜執兩端用其中于民湯執中用其中于身也湯承舜禹之傳所執之中即是堯以命舜允執厥中之中也至若子莫執中却是見楊墨之過不及遂于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時如勞身焦思過門不入大禹所以聲律身度

學文堂集

經義

而合于中也有當一毛不拔時如棲遲陋巷閉戶藏修顏子所以擇中而服膺弗失也若執中而不通變只是執一而已矣又問執其兩端與夫子叩其兩端何如曰民之兩端是過不及鄙夫之兩端是本末始終精粗是非之類舜用以治天下故要執執者不問之民而我自見其有過不及為之提掇也夫子是以教天下故用叩叩者不執以私而就其所問之頭緒以剖決之也不問之民則端雖出于民而不操于民故得個用處叩之鄙夫則端

自開之鄙夫而仍還鄙夫故傾倒竭處鄙夫胸中  
不留絲毫疑障方還得他空空的原來亦把自己  
胸中洞洞寂寂不留些子識塵方還得他無知本  
色想當日舜居深山木石與居鹿豕與游氣象正  
如此惟其如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好之察  
之執之用之沛然如江河莫禦也

學文堂集

經義

其

君子素其位而行

朱子曰素猶現在也旨哉其在孟子曰舜之飯糗  
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是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之準則乎然  
人情處富貴易處貧賤難明史臣有云人之情常  
安于不足而競于有餘能守貧賤之貧賤而不能  
守富貴之貧賤也溝畝之中農豎之業何茶不茹  
何辱不甘何勞不服執此以往于國事乎何有肉  
食久而忘菜衣錦繡而忘布終日饗逸輒厭奔走  
早晏之勞則不能素其位者尤在富貴時哉以現  
在二字處貧賤患難爲不怨不尤得矣以之處富  
貴彝狄無亦宋子京之不曉天馮瀛王之長樂老  
乎予謂止明素之義固質也繪事後素猶繪後而  
素先也則素位云者猶本來質地云耳既富貴之  
後輕羅綺徵歌舞雖賢材不免縱心焉寇萊公乳  
媪之告萊公曰大夫昔覓一襦袴不可得豈意今  
日之富貴哉萊公因而泣失聲夫能于身爲卿相  
之日猶念本來一窮措大則富貴而素富貴猶貧

學文堂集

經義

其

賤而素貧賤耳若太王之避狄也文王之羨里也孔子之陳蔡也素患難之準也蘇武十九年握節不妨與彼婦生子王處仲瀕死謂晉正朔相承君臣輯穆不可圖也是素彳亍之準也呂文煥不能支襄陽而降循之可也降而甘心于似道亦可云素位乎若廉希憲王保保則無可議矣故現在之說又必兼以本來質地而其義始盡也

學文堂集

經義

君

鬼神之為德

漢儒有所不及宋儒者則註鬼神之為德一章漢疏云中庸之道與鬼神之德相似而未能註鬼神之物耳又云鬼神之形狀人能想像之其言淺矣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合二說言之其知道者矣夫道之大原出于天人有萬物皆備之靈而不能踐形者未明天道也誠仰而瞻天何以日往月來春生夏長貞恒不已何以風雨露雷飛潛動植化生不已不謂之天地之功用乎不謂之造化之迹乎何以陰陽屈伸自元而貞又自貞而元非二氣之良能乎仰觀乎天俯察乎地則人之于天地真太倉之一粟耳然天有日月春秋地有風潛動植非得人以參之則又何以別于禽獸何以知稼穡生成何以知紀日月五行之次第故人者參天地之靈而鬼神則天地之靈也凡古聖之郊社而格神明欽若而敘曆象皆所以宣鬼神之德也其德何

學文堂集

經義

鬼



也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也天下之人法聖人聖人法天法天之道必敬鬼神而事鬼神者以誠能誠則子以誠事父有如舜者有如文王者以誠治人則有如武王周公者以誠修身則有如我仲尼者蓋惟聖人能達天德而天之德卽備于聖人之身然聖人之德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固人人可學苟人人顧譏天之明命不愧于屋漏則鬼神其歆之矣苟不以誠修之于身而爲度思射思其獲罪于鬼神者卽獲罪于天也獲罪于天者可

學文堂集

經義

三

言道乎故中庸之德絕異端屏鄉愿也

舜其大孝

粵稽舜大孝註疏俱有未詳是必有其實非虛言也考之古文舜二十而以孝聞三十而登庸夫二十而孝似止克盡溫清之節耳孝子後母則亦閔嘗王祥之前規耳何居而四岳薦之孔子獨稱其德爲聖人歟路史曰舜敏好學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長于天文夙喪其母蒙茨緇棘衰綿五至猶未斂者喪期之有數蓋于是顯吾于是愾然曰蓋生知者而好學好禮天下之言學言禮者于

學文堂集

經義

舜

是乎始上古之聖人有庖羲氏而始知文字有神農氏而始知耕稼黃帝在位而民始知服教畏神堯垂衣裳而釐百工其于禮也有未備者禮之至者必先于父母舜在側陋能以身盡人子之道三年之喪蓋從舜始也古喪期無數淮南子且以爲三月之服至舜而蒙茨緇棘則盡乎居喪之禮矣衰綿五至則三易寒暑方服三年爾天下之人必從而異之曰童子之爲孝也如是夫而頑嚚之父母又酷忌之置之于死而不死逐之四方而不困

天下之人蓋于是學禮焉故堯之曰予聞者知其可以化四凶惡德可以移風易俗當日四岳之讓而後舉曰否德忝帝位則已信舜之克嗣堯德矣其釐降二女也曰觀厥刑于二女則舜在畝畝之中信乎有生知聖哲之譽天下歸心矣夫豈尋常之孝可以比量乎抑予至楚而知舜之初生在隨也其浚井完廩之迹猶存因思捐階掩井之事實有之但非登庸之後也堯之降二女也在媯汭之間今蒲州平陸之後舜始封之國在是若隨之有

學文堂集

經義

舜二

諸馮村是瞽瞍生舜之地二女並未先過其處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曰嬪于虞則帝儀威重當亦不簡矣瞽瞍又安用使之浚井完廩歟故吾斷萬章之說為舜之所宜有而象往舜宮之說則齊東之附會也而舜之孝又非常人所得而倫者故云大德者必受命

武王末受命

武王末受命蓋卽此一言可以知武王之心猶文王也蘇子之言曰武王非聖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皆為法受惡予曰蘇子既不與武王為聖人矣而又與武王為仁人乎哉要之為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而觀過知仁則湯武何可及也蓋湯武皆未受命者也考之紀載湯生于夏帝孔甲之二十七年戊辰放桀于桀在位之三十

學文堂集

經義

武

一年乙未計其年八十八矣武王生于殷王庚丁十二祀癸丑伐紂于紂三十三祀已卯計其年八十七矣凡人恃其血氣强悍之勇敢于犯上作亂者必少年壯夫之所為若血氣既衰之人其慮事也精詳其用心也慈惠使其有僥倖一得之心豈復肯需之歲月久而又久舉事于頭白齒豁之日哉紀稱武王之初入殷也商容與殷民觀之見畢公高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

若也容曰非也視其人虎踞而鷹趾臨敵將衆咸  
恐百倍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滅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君子臨衆如之見  
武王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天下  
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則  
武王之爲聖人殷人稱之也非周人稱之也蘇子  
又曰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古來封建  
之多未有過于周者神農黃帝之裔以及虞夏無

學文堂集

經義

武二

不錫茅土焉封微子于宋禮箕子爲賓命武庚奉  
殷祀武之于湯真異世而同心者于百里之封夫  
豈有所吝哉而云不得已也又云武王親以黃鉞  
斬紂武庚不容受封而不叛夫逞雄心于一劍以  
快睚眦之讐此直少年壯夫負血氣之勇者所爲  
也豈以八九十歲之仁人而爲之乎記云紂登鹿  
臺之上表其珠玉自燔而死百姓聚觀而慶之武  
王止之不能也乃帷而守之其云揮以黃鉞者如  
已也以告天下罪人斯得焉耳使湯武以天下爲

利也者桀豈能三十一年之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  
之播惡哉後世之以湯武爲口實者多矣吾故  
平湯武之心事不可不辨

文王之聖也人人知之矣文王夢齡之事人或  
致疑焉武王之壽九十三若止少文王十五歲  
何得十三年伐商又爲天子七年也吾反覆其  
故蓋誤于大戴記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一言耳  
稽之年表文王生于殷祖甲之二十七祀己丑  
武王生于殷庚丁之十二祀癸丑蓋少文王二

學文堂集

經義

武三

十五年也在大戴記文王二十而生伯邑考又  
五年生武王其作十五年者脫一字耳且文王  
聖德天成季歷大賢必遵禮法豈有令文王于  
舞勺之日卽行親迎于渭之禮乎故宜斷以武  
王少于文王二十五年也  
武王之取天下也速武王之爲天子也遲書曰  
惟一月癸巳伐商戊午渡孟津癸亥陳師商郊  
甲子會牧野紂以七十萬人距武王前徒倒戈  
紂卽焚死國亡矣自癸巳至甲子凡三十有二



日皆途行次師之期其伐紂決勝不過崇朝耳  
易莫易于此矣斯時諸侯咸集天下大定萬姓  
悅服武王卽居殷之國代紂之位奚不可者遷  
延至四月哉生明復自商歸豐退就伯位迨庶  
邦冢君及百工咸來受命丁未祀廟又三日庚  
戌始卽位焉以日計之是年閏二月也自甲子  
至庚戌凡百有七日之久何從容不迫如是乎  
此百有七日中釋囚表墓散財發粟數日可畢  
後此遂巡豈無一事疑其必有勸進而固讓者

學文堂集

經義

武四

或求微子而不得立祿父而未宜訪道箕子或  
亦讓而不居雜燒旣下舊典遺忘武王百有七  
日之行事遂不盡傳要其不急急爲天子之心  
則于此乎大驗矣人之老也日暮途遠多倒行  
而逆施者武王以七十三嗣西伯又十三年伐  
紂白頭舉事更復何待况以三分有二之舊服  
加之崇朝底定之新勲受天籙膺大寶自其固  
有乃復歸周放馬歸牛示不復用然後祀廟而  
正位豈非以征誅之名行揖讓之實者乎

周公成文武之德

上古之天子與公侯伯子男遞相君也天子不  
尊公侯不甚卑要無生而卽貴者惟天子之元子  
與公卿之冑子同入太廟必以齒讓蓋教之以爲  
人子爲人弟之道故長而富貴不以驕人也若元  
子嗣位而其初守三年之喪與庶人無異聖言之  
見于書傳者班班如也故天子崩必公孤攝政三  
載堯之崩也舜攝之舜之崩也禹攝之禹之崩也  
益攝之湯之崩也尹攝之武王之崩也周公攝之  
天子之子三年不敢與知國政蓋三年之內爲人  
子之道宜耳無聞目無見也顧攝政而其後竟不  
能辭天位者舜與禹也然舜禹之避實欲朱與均  
得而有之也朱與均不得而有之而舜禹乃受之  
亦三年之後方行天子之事則舜猶堯之子禹猶  
舜之子也攝政而其後仍歸之先君之子則益之  
于啓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是也然是三  
人者其當日攝政之義與堯舜禹攝政之義無以  
異乃于周公攝政之事後世疑之後儒因爲之辨

學文堂集

經義

周